

无峰驼

郭 鄂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剽悍的土尔扈特人，
● 东归故土，
● 清廷围诛，民族相残，
● 血影刀光，命若游丝……



43.8991

GF

无峰驼

郭 郭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峰驼/郭郭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ISBN 7-80120-200-7

I. 无…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20 号

● **无 峰 驼**

著 者/郭 郭

责任编辑/王冰冰

装帧设计/赵 松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秦 真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18 千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120-200-7/I·39

北京朝阳区

西坝河东里

定价: 11.80 元

内 容 提 要

粗犷、豪爽、直率、奔放、刚烈的土尔扈特人，在那块古老、浓郁、辽阔、苍凉的土地上生生息息。麻木的更麻木，清醒的却在迷茫、痛苦中挣扎。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在漩涡中对立和互相追逐。神秘而美丽多姿，苍凉而热血沸腾。善与恶在较量，正与邪在搏斗。土尔扈特首领一家三代人始终信守着一个理念，为“义”活着，为“信”活着，否则就死去。本书情节曲折离奇，故事惊心动魄，场面恢宏博大。

第一章



的确，昨天也是这样，凶猛的大雾无声无息地浸澈了河谷腹地，把一切都严严实实地裹在了里面，逃都逃不掉。

巴图仁策温顺的纯种蒙古马不知何故，显得异常狂躁，打着响鼻。尽管巴图仁策作了一番努力，它还是风驰电掣般地狂奔到伊犁河边，猛地一下停住脚步，巴图仁策差一点从马背上摔下来，但他没有发怒。他从来不对他部落里这匹唯一的纯种蒙古马发怒。蒙古马在河边喷着粗气，像是跟谁赌气一样，气势汹汹地刨着河边的草地。

暮色苍黄，巴图仁策的脸也苍黄。

巴图仁策在马背上迟迟不肯下来。蒙古马似乎又被什么触动，尾巴翘着，甩动得像一面灵光闪耀的金帅旗。这光景煞是好看。浓雾弥漫了四野、牛乳似的雾又粘又稠，五步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巴图仁策的脸上突然间绽出了诡秘的微笑，他翻身下了马，像一只苍狼敏捷地跳到河岸边，探出身子洗手洗脸，河水把他的脸分割成若干个奇形怪状。很久很久他才站起来，甩了甩手上晶莹的水珠，在肮脏的紫长袍上擦来擦去。随后，牵了马，吹着颤颤巍巍的口哨，朝不远处部落居地缓缓踱去。草叶上的露珠纷纷扬扬地四溅。

谁也猜不透这寡言的汉子的心思。

人们只知道他是去找丢失的马群和骆驼去了。显然他什么都没有找到。但看上去他倒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沮丧，只是样子又累又憔悴。在蒙古人中，巴图仁策算得上英俊洒脱之辈了，块头大，气量足，宽正的脸盘上泛着朴实的神采，话少主意多。他打很远的地方就听见了一片嘈杂喊叫的声音，于是，就又停下来，从袍子里掏出羊皮口袋灌了几口马奶子酒，冲着那边的人群嘶叫了一嗓子：

“噢嗨——”

这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故事。

当时，清帝国的沿海地带已无太平可言，欧洲列强的舰队给朝廷带来了很大麻烦，战局吃紧，边关失守，清廷的无能，一味地忍让与妥协，给国内造成极大的混乱，举国一片动荡，内忧外患此起彼伏。然而这些对于中国西部的新疆内陆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动荡的波澜也还暂时没能波及到这里，游牧部落里气氛依旧祥和踏实，甚至有些安逸和无聊。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里，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新疆境内最靠西部的伊犁河谷腹地再度大雾袭来，来势凶猛。浓雾之中风景人物看上去都显得那么失真走形，连人们的喊叫声听上去也是古怪的。散居在这里的土尔扈特部落的蒙古族人出出进进，探头探脑。样子小心翼翼，紧张惊惧。小孩子都被严令不许迈出蒙古包一步。越来越大的雾似乎把他们弄得更加心神不定了。有人在尝试着点起一堆已经架拢的篝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失败了。

就在这个时候，巴图仁策的一声嘶吼把大家吓了一跳。过了好长时间才有人问：“谁？”

巴图仁策从雾中钻了出来，答道：“我。”

看得出来，恐怖和绝望就像这弥天大雾一样又湿又凉地浸透了人们的肌肤。胆子小的早就溜了，胆大的也不由自主地把手按

在刀鞘上。

昨天就下过大雾。结果，这个部落的德高望重人人敬佩的头领突然莫名其妙地被人宰杀了，就跟杀牛杀羊没什么两样。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刺穿了头领的脖子，另一把钝刀从后背捅过去，直透前胸。血凝在泥土和草叶上，连空气也弥散着令人作呕的气息，腥膻难闻。

杀手是如此冷酷无情，手段又是这样卑鄙下流，全部落的善良人都震惊了。

浓密的大雾更是把这死亡套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推举一个首领。然而人们还来不及从这场凶杀中回过神来，午后，有人就相继发现了两个最有苗头的继承人统统死于非命。其中的一个是被人毒杀的，两个眼珠子都暴凸出来，七窍出血，身子蜷缩成一团僵硬的肉球。另外一个稍微年轻的被马活活踩死了，成了肉饼。

部落里顿时就有人吓傻了。

这一连串的凶杀事件让人简直透不过气来。河谷的居留地上被罩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一向美丽宁静的草原游牧生活骤然演绎成了血腥屠戮的生死场。

不祥，笼罩着伊犁河谷。

相信神灵的蒙古人知道灭顶之灾很快就会降临到整个部落。

土尔扈特部落的人们开始失控了。

死者的亲人在彻夜嚎哭，披头散发。操办丧事的人东奔西走商量着丧葬的事情，周围别的部落也都得到了警报，正在严防防范。

有的人家已经开始在私下里打主意要迁往别的部落里去了。而别的部落也正在酝酿着各式各样的阴谋和诡计，打算趁这样的混乱局面吞并了这个素来顽强坚韧的部落。

有一个阴谋就会引起一连串的阴谋。这片肥沃的草原上一时间成了阴谋的温床，倘若不能迅速加以制止，局面就难以想象了。土尔扈特部落里的刚强男子们的眼睛都发红了，若是抓住凶手非把他活剐了不可。

可他们谁也无法知道凶手是谁。

在这个没星没月的沉闷阴森的夜晚，人们绞尽脑汁想寻找答案。

没有答案。没有合理的解释，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只有谜没有谜底，无法揪住这狠毒的凶手。

1860年初夏的河谷腹地大雾弥天的夜晚所发生的种种意外给土尔扈特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消说，这绝对是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巴图仁策骑着他的蒙古马走进大雾中的人群，听人们争相讲述着这两天发生的惨祸，表现得极其镇静又特别愤怒。他长久地和人们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对策，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我们该走？到哪里去？当然是回家乡啦，回我们的祖根地。对于家乡，他们是陌生的，然而正是由于它像雾一样迷茫，他们才对它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尽管这里蒙古人的祖先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时留在伏尔加河固守边防的，他们也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但更老的祖宗生活过的草原曾在他们心里有种强烈的召唤，一种深深的向往和思恋。巴图仁策这一提议不管是怎样的合理和怎样的不合理，在部落里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巴图仁策点着那堆别人没有点着的篝火，没有再继续谈论那个叫人震动的问题，他挨家看望了死者的亲人，坐上一会儿，叹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蒙古包。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巴图仁策没有找到他丢失的牲畜。

他也是不幸的。大家都这么想。

巴图仁策两个没成年的儿子阿鲁干和瓦当已经睡着了。巴图

仁策推开蒙古包包门听见了两个儿子不安分的呼噜声。一阵风载来不知是什么鸟的一声尖叫，巴图仁策突然感到一股寒气顺着脚底上窜，直达脊髓，“巴彦乌兰！巴彦乌兰！”他惊恐地叫，“我怕！”

巴彦乌兰已脱得一丝不挂，扑向了浑身颤抖的巴图仁策，用牙咬住了巴图仁策冰冷冰冷的嘴唇，两手似蛇一样搂住巴图仁策的腰轻轻拍着。她没有说话，只是用这些动作传递着她对巴图仁策的安慰。巴图仁策轻轻把妻子抱向胸前，把脸埋在巴彦乌兰胸前。巴彦乌兰双手攀着巴图仁策的粗壮脖子，畅想着巴图仁策的强健，品味着巴图仁策带给她心底的颤栗。巴彦乌兰的呼吸变得短促起来。巴图仁策抱着巴彦乌兰横跨过两个儿子，盘腿坐在了属于他和巴彦乌兰的地方。他现在还不想跟妻子进一步亲热，尽管他知道妻子非常需要他。

巴彦乌兰像猫一样坐在巴图仁策盘起的腿环处，她知道丈夫此时有些害怕，她知道只有她才能彻底剔除丈夫心理上的怯怕。于是她把头深深扎进巴图仁策的怀里，涂抹着她与巴图仁策的色彩……

巴图仁策是条健壮的汉子，然而他爱巴彦乌兰时却很温柔，强健与温柔组合，对巴彦乌兰来说无疑是一股魔力，每次巴彦乌兰都是陷入难以抵挡，难以挣扎，不愿抵挡，乐于挣扎的狂风暴雨之中，每次都是这样迫切，而每次又被更迫切的需求代替，以致巴彦乌兰从来没有从从容容地咀嚼那魔力，欣赏那魔力。此时巴彦乌兰没敢惊动巴图仁策，只是轻轻地用手指梳理着巴图仁策浓密的头发。她和他都在静静地享受着爱抚的温馨……巴图仁策动了一下，然后把巴彦乌兰搂得更舒展一些，一种爱的迫压袭向巴彦乌兰。

一阵大风刮过，随后一切都沉寂了。

后半夜，他们几乎同时惊醒，各自做了一个境界不同的狰狞的恶梦。一个被吊在了悬崖上，另一个落进了劈啪作响的油锅里。

巴彦乌兰突然哭起来。

巴图仁策紧紧搂着她。搂着一个女人会叫人心里觉得非常踏实可靠。而且，有说不出的温馨。巴图仁策就这样搂过许多女人，每次的情趣却不相同。但对妻子是稔熟的。

远处滚来沉闷的雷声。居留地的狗群在疯狂地大喊大叫。风声带着隐约的哭泣和祈祷。蒙古包的棚壁起伏鼓荡着，像时刻要拔地而起似的。

黑暗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眼前萦绕着。这工夫，睡在角落里的小儿子瓦当越过哥哥钻进了他们的被窝。

雷声由远而近响过来，闪电一个紧挨着一个，巴图仁策突然坐起来，他发现阿鲁干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褥子上，一双漆黑的眼睛闪烁着异彩，像荒原中的狼。

巴图仁策一把抓起了妻子，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该走了。”

“就走？”巴彦乌兰跪在狼皮褥子上。

“是时候啦。”

“回家乡？”

“对，回家乡。一定要回家乡，这是天意。”

“可我怕。”

“不，神会保佑我们的，哪怕是死在路上……”

一个霹雳截断了他后面的话。巴彦乌兰抚摸着丈夫，尽管她心里清楚自己的男人这样做会遭到部落里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会被人杀掉，但她无法阻止男人的行动。什么都不会改变了，这也是神的意志，天意。

巴彦乌兰点上灯，找酒。大雨席卷了整个部落的居留地，蒙古包顶敲出了急骤、紊乱的响声。

巴图仁策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暴风骤雨降临的夜晚喝了很多的酒，唱了许多古老的歌，一派狂放的英雄气概。他们谁都无法预

知今后的岁月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会把他们打翻在哪里，但巴图仁策决心已下，流血、暴力和阴谋、卑鄙、狡诈、险恶就都显得平淡无奇了。

阿鲁干和瓦当平生第一次在黑暗中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和坚强。

他们唱到了黎明。大雨停下来时，伊犁河上游的洪水骤然而至，居留处开始进水了，一片喧嚣之声，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撤向高地。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又有两个坚决反对搬迁的强硬派人物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了。

又过了五天，在没有浓雾的清朗的月夜结束之后，黎明降临，伊犁河谷的那片土尔扈特人的游牧部落里渐渐鼓噪起来了。

有几十户人家正在紧张忙碌地拆卸着蒙古包的棚架，收拾杂物，把要带的东西统统装进了车里。他们的动作神速快捷。男人们还时时提防着不测的袭击。

被惊醒的蒙古人纷纷从蒙古包里伸出惊恐万状的脑袋，随后显出了冷若冰霜但并不愤怒的脸，他们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沉默。沉默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滞涨的空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沉默是危险的。

夏天的空气清甜扑鼻，挟带着浓郁的青草气息，令人陶醉。狗群在兴奋不已地上窜下跳，每个要走的人家都已经收拾停当，赶上牲口出发了。

巴图仁策家的勒勒车串在一起走在了最前面，在第一辆车子上面高高地插了一面蓝白相间的四方旗，旗上赫然画着一颗不知是何物的怪头。怪头旗在太阳下飘摇不定。当他们穿过居留地的通道时，有人扔死了的羊羔、狗崽，有人手里握着兵器，铿锵之声震耳。

人们无法阻止凶杀的接连发生，无法阻止不祥的蔓延，但他

们想阻止部落的解体。

巴图仁策翻身骑上了他的蒙古马，一支箭带着啸声射向他的面颊，他没有躲这支箭，而是有意无意地向前迎了一下，箭颤抖着，腥红的血顺着面颊流下，像一股小溪。蒙古马显然已经感到了气氛异常，有些暴躁，但巴图仁策非常悠闲，就像牧归时一样随意。于是蒙古马昂起了头踏起俏皮的步来。巴图仁策眉头没有皱一下，那汨汨淌流的血丝毫没有叫他在意，他还把马上所有器械铛唧唧扔上了自己家的车上。

有人从蒙古包里跳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下来！”

“我？你叫我巴图仁策下来？”

“对，下来！”

巴图仁策拔下面颊上的箭，向跟在那人身后一条张牙舞爪的狗轻轻掷去。那狗竟然一声没哼栽倒在地。

“朋友，只要我一抖缰绳，我的蒙古马会踩碎你的脑壳，信吗？”巴图仁策满脸带着笑，尽管血已模糊了他大半个脸。

那人被巴图仁策的气势慑住了，像泥塑一样立在那儿。巴图仁策把半边脸上的血胡乱涂向满脸，突然大声唱起歌来。

巴图仁策的歌骇人。

太阳升起来了，巴图仁策纵马朝东驰去。

他已经不在乎有多少人跟他走了；他知道他失败了，唯一庆幸的是他没被杀死。没死就好，不是铁木真也是从绝境中挣扎出来的吗？看来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了。

巴图仁策很快就赶上了自家的车队，稀稀落落的家庭打着马赶着牛坐着大木轮的勒勒车已经开始翻越横在他们前面的天山山脉了。这是他们必须翻越的重山峻岭之中的第一座大山。

巴彦乌兰为丈夫包扎了伤口，“神啊，你活着，太好了！”她拉着他坐在了勒勒车上，轻柔地唱起了一首无比沉郁的歌。

巴图仁策铁青着脸，他没有回头看那片不祥的谷地。他知道他们终生都不会再看到那片丰饶美丽的河谷草原了。

正午时分，巴图仁策跳下车跨上蒙古马向前驰去，他赶上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冲上了高耸的顶峰。眼界顿时宽阔了起来，在他们的前方是波滔般的山群连绵起伏，望不到边际。

“阿爸，快看！”

阿鲁干在巴图仁策的身后大声兴奋地叫起来。

巴图仁策急速回过头朝后面的谷地看去。

一支长蛇般的队伍此刻拖着滚滚腾起的尘土尾随而来，旗帜、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

巴图仁策眼眶里顿时滚出了热泪。

“酒！”

他跳下马来，望着远处绵延的雪峰，眯起眼睛，不断擦抹着涌出来的泪水。

他的两个儿子呼啸着纵马朝群山冲驰而去。

在这以后的若干个月里，巴图仁策所策划凝聚起来的迁徙大军一路曲折蜿蜒朝东推进着。他自然而然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并迅速拥有了支配一切的权力。在他周围很快聚起了一批彪悍凶猛的部将。土尔扈特人经过的地方，人们得以有机会亲眼看到这支奇异浑雄的马上民族的盛大景观。

没有人阻挡得住他们的滚滚洪流。当地的政府官员谨慎地提供了便利，对他们的精神表示了惊讶和钦佩，并且遣人一站站地报知京城。

咸丰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来不及处置就率着皇族成员踏上了奔承德的逃亡之路。因为英法联军的舰队在猛烈攻击了天津大沽口炮台后又登陆入犯，咸丰急派他的蒙古贵族中的精锐之师——曾格林沁兵团驰往迎敌。曾氏的马队执长刀弓箭在津京之间的军事重地杨村一线仓促接敌，即刻被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打得

晕头转向溃不成军了。

逃亡在所难免，在风和日丽的东驰途中，咸丰猛然想起了那支正朝东来的蒙古游牧部落土尔扈特人。想着，咸丰禁不住唏嘘失声。

九十年前，也是在承德，皇家行宫里歌舞升平。八面威风的先帝乾隆召见了土尔扈特的高级将领。那时候江山社稷又稳固又踏实，正值日上中天。可如今他家的天下却这样昏昏惨惨，根基摇晃，怪谁呢？那些该死的英国人法国人哪！

咸丰的确是大为感慨了。

土尔扈特部落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曾经以5万帐人马几十万游牧民的规模，自中国境界渐次向西迁移。他们一直游荡到了俄国腹地的伏尔加河下游一片空旷的草原上，觉得不错就驻扎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沙皇政府加紧了对这个异族部落的控制和奴役。怀着对他们那种不安分的气质和对成吉思汗后人深刻的恐惧感，沙皇颁布政令，鼓励凶悍的哥萨克骑兵向伏尔加河下游流域大量移民，逐步蚕食蒙古人的牧地，与此同时，政府还强制性屡征调蒙古族士兵充当炮灰与邻国作战，导致了数以万计的蒙古男儿战死疆场。

土尔扈特人感到了羞辱，一种被愚弄后的羞辱。于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继位的新可汗渥巴锡与当时的蒙古大喇嘛洛桑丹增秘密会商，议定东返故土。但很快沙皇就得知了他们的动向，从本土西线迅速增调部队严密防范。

为了麻痹沙皇，土尔扈特人以准备抗击哈萨克人的进攻为名，集结众部，于1771年春（乾隆三十六年）率3万多户近17万人启程东归。

这是一次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壮举的巨大规模的突击行动。

在土尔扈特人的正前方有哈萨克与巴什基尔人的堵截封锁，

在他们后面则是残酷出名的哥萨克骑兵和沙皇政府的正规部队的追杀，沿途供给匮乏、瘟疫流行，牲畜大批大批地死亡，人口锐减，每天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同以逸待劳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们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

但他们还是在1771年6月回到了中国西部的伊犁河谷地区，清帝国的卫戍部队迎接了他们。

同年9月，乾隆在承德宣召并赐封了土尔扈特部落的高级将领，欢迎他们的归来并恩准他们驻军伊犁。

我们迄今也不难想象清帝国的最高集团是多么欢喜与自豪，但我们也无法具体考证这样一支庞大的人马为何突然从伏尔加下游决定东返故里的内在根据。

九十年以后，这支不安分的土尔扈特部落的一部分人马又突然从伊犁河跨越了许多著名的巨大山脉，向东迁徙，前后时差100年左右。

到了深秋时节，巴图仁策率领的土尔扈特人一路辗转已经突进到蒙古族人的聚居区大青山一带。他们没有受到说同样语言的同胞的欢迎，相反，在大青山一带的土默特部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仇视和对抗，这迫使巴图仁策他们继续东进。他们急需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安顿下来，发展自己。经过这种持续的行进，他们已经元气大伤，瘟疫正流行着，牲畜正在大量死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的处境愈加不妙，除非他们归顺了某个势力强大的部族，否则他们或者自己垮掉，或者被其他部落打垮、吃掉、吞并。

他们最终发现回家乡的想法是个不小的错误。但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而归顺与臣服又绝对不是他们的性格。

于是他们继续朝东偏北的方向推进，翻越了燕山山脉，跨过了明代长城，进入了荒僻的坝上地区。他们接近的头一个重镇叫

阿都温。

叫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哈尔哈逊王爷的欢迎。这使他们在持续的迁徙中感到了格外的惊喜。紧张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他们终于停下来，王爷府认为他们是一家人，理应受到热烈欢迎。

巴图仁策和巴彦乌兰带着贵重的银狐大衣和翡翠宝石前去拜见哈尔哈逊王爷。

王爷在第二天回拜了土尔扈特人。

第三天，哈尔哈逊王爷决定在王爷府及王爷府周围大片的草地大设宴席，正式隆重地欢迎远道归来的同胞，因为在闲聊中巴图仁策听说哈尔哈逊王爷的祖上也是土尔扈特人，大家顿时感到更加亲近了。是夜，哈尔哈逊王爷传令，本地居民一律架起篝火，杀牛宰羊，置酒备菜与远道归来的兄弟们共同欢乐。

土尔扈特人开怀畅饮，他们喝着王爷的烈性酒，大嚼手扒肉，欢歌笑语，醉意浓浓，马头琴的轻快旋律四处飘散。

戒备、恐惧、不安，甚至是斗志都被这融融的气氛吞噬了：有的人没等进行完应有的仪式就呼呼睡去了。太疲惫的部落，太善良的民族。

巴图仁策和他的妻子巴彦乌兰、巴图仁策的主要部将和随从统统被请进了豪华气派的王爷府邸。

哈尔哈逊正值英年，一副高雅的贵族气派，浓黑的络腮胡子和一对鹰隼般的眼睛魅力十足。他举起硕大的银制酒杯，掀起了开宴的第一个高潮。他朗朗宣布，王爷府已决定给巴图仁策的部落在坝上草原划出一块地带，供他们休养生息。

众人欢呼。

“到家了，我的弟兄们，干杯！”

大杯大杯的酒被这些汉子们灌进肚里。肥美的整只烤羊一个接一个地端上来。王爷府邸，以及府邸周围的大片草原弥漫了浓浓

的酒肉之气。

谁也没有注意，哈尔哈逊其实一口酒都没有喝，他只是让酒顺着下巴上的胡须流下去然后用手一抹，豪爽地挥一下手说：“再来，弟兄们！”

其实，哈尔哈逊决不允许巴图仁策部存在。他是这块草原的霸主，他不能容忍巴图仁策与他分庭抗礼，与他争夺草场。从第一眼看到巴图仁策他就知道他是个凶顽难羁有主意的家伙，从这时起他就想除掉巴图仁策，吞并他的部落、牲畜、财产。何况，在第一眼看到巴彦乌兰这个有着哈萨克血统的女精灵时，就被她迷住了，他想得到的一定要做到，无论采取什么手段。

这群傻瓜一样的土尔扈特人大难临头了还一点都不知道，没用多久巴图仁策的部将们已醉成一摊烂泥。

望着巴图仁策这伙部将，听着府邸外那些含混不清的语言，哈尔哈逊醉心地笑了。他在畅想着马上就要变成现实的一切，特别是那像花一样、像湖儿一样润泽的巴彦乌兰，似情孽般地载着他的思绪在飘飞，他甚至已想入非非急不可待了。

然而，这个血腥的计划一开始就出现了漏洞。



2 这漏洞出在哈尔哈逊眼睛里，发现这个漏洞的当然是巴彦乌兰。因为一踏进哈尔哈逊设宴的大厅，她就发现哈尔哈逊的眼神现出的不是火辣辣的追逐，也不是性欲膨胀后的贪婪，而是别有用心的占有、得意，还有稳操胜券的自豪。巴彦乌兰清楚像她这样的女性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男性的渴望，那渴望伴着忐忑、羡慕，这些都使她感到自豪。而哈尔哈逊的眼神使她丝毫自豪不起来，而是感到心悸。她想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巴图仁策，一则众目睽睽，二则她知道巴图仁策向来很不屑她的“自作多情”。于是她忍耐了下来，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哈尔哈逊，她终于发现了